



花窗

第一次到无锡，1979年的夏天。我在南京《雨花》杂志改稿间隙，独自一人坐火车跑到无锡。下火车，过小桥，就近在一家旅馆住下，开始逛无锡。这是一座平房连接的旅馆，简洁朴素，出旅馆大门前，看见院内一面围墙上，开着好多扇小窗。每一扇窗的形状都不一样，圆形、方形、菱形、扇面形、石榴形、如意形……窗檐有碎瓦或碎石镶嵌，呈冰花梅花等花边。这些花窗都是漏窗，窗后的繁花修竹，摇曳在窗前，让每一扇窗成为一幅不同的画，显示了江南民居的特点，觉得颇有园林之风。

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江南，其实，还没见过这里的园林，不懂得花窗是江南园林必不可少之元素之一，只是感到好奇，有些少见多怪。这不过是一家不大的旅馆，不过是一面不长的围墙，却精心（也许是习以为常）布满这样花样繁多的花窗。没进无锡城呢，先声夺人闯进眼帘这一溜儿花窗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花窗是无锡递给一张别致的城市名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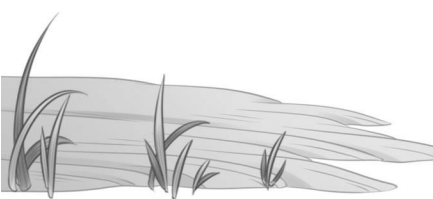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这样朴素的小旅馆，已经被星级宾馆取代，高楼大厦，轩豁的大厅，水晶吊灯，水磨石地板……也有新兴起的民宿，但多是小资风格，最初朴素的风格很难一见了。

泥人

到无锡，必要到惠山。那一年，游惠山，惠山寺、天下第二泉，孩子不感兴趣。那一年，他不到四岁，感兴趣的是惠山泥人。记得那时候，惠山脚下，有很多卖泥人的小店，价格很便宜。

惠山泥人传统的形象代表，应该是阿福。我先买了一个。孩子不感兴趣，不管传统，看中一个孙悟空抱着个大酒坛子醉酒的泥人，孙悟空这样的形象，很少见，憨态可掬。孩子又相中一套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，白雪公主白裙飘逸，亭亭玉立，七个矮人身穿各色各种样式衣着，如花簇拥其间。无锡归来，留下最深印象的，对于孩子，是泥人，是孙悟空，是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。

我很奇怪，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，惠山泥人很有些超前的意识，起码不保守，固守传统造型阿福一类，而是遍地开花，中神话童话都可以为我所用，一抔惠山泥，提出万千身。



村口，汪着一泓水。水边两棵古樟相视而立，一棵230岁，一棵220岁，如一对老兄弟，日夜守护着这座大别山深处的村寨。

我们逆流而上，探寻流水深处的安徽太湖龙潭古寨。清冽的流水三叠而下，将河谷中大大小小的石头冲刷得光滑可鉴，也将一颗颗风尘仆仆的心涤涤得干干净净。石缝中菖蒲盈盈，水边草木葳蕤，野花遍生，散发出馥郁的气息，沁人心脾。

两岸是数百间相依相靠的老宅：龙潭屋、花屋、金钱挂角屋，灰色屋顶、土黄色墙体，被光线切割成边缘锋利、线条干净的光面暗影。它们安放在大地，既是时间的截片，也是皖西南山村独有的符号，收藏着几百年前的山寨生活。凝视它们，就是凝视曾经鲜活的生命和依然生长的传奇。

600多年前，江西大水成灾，一位胡姓先民从瓦屑坝逃到这里，认定此地为福地，依山傍水建了幢“金钱挂角屋”，在这屋中生息繁衍，开枝散叶。一座座土黄色建筑在山中凸起，似黄壤在一种不可知力量的驱使下，在空中塑形，向山中扩张，如同流水无声地漫过无尽的大地……他们枕山而居，再不受惊惶与排斥；他们逐水而作，伐下木头，顺着水流运往山外；他们取石造桥，并以桥名寄托长居久安的希望——五福桥、安定桥、永福桥。

跨过几座古石桥，再过浮桥，一抬頭，一道瀑布宛若一条白色蛟龙呼啸着探身而下，又义无反顾地冲入深潭，溅起无数珍珠碎玉，飘飞弥漫。



无锡短章

□ 肖复兴

回家不久，孩子就把阿福送人了。孙悟空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，至今还留着，给他自己的孩子玩。

草蓍

已经忘记住在什么地方，如今让我找，连影子都找不到了。无锡城里变化太大，高楼大厦和宽马路，俨然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风貌。

记得那时离住处不远有一个菜市场，几分钟的路，没几步就到。菜市场很小，没有现在菜市场常见的摊位，蔬菜和水果，都是摆在地上，一个个卖菜的人，蹲在地上。清晨洒过水的石板路上，湿漉漉的，让这些菜果，这些卖菜的人都显得很清新。他们都来自附近农村，菜果也都来自农家，属于自产自销。这种小市卖菜的方式，颇具乡间味儿，烟火气，如今见不到了。

是个春天的早晨，我走到那里，无意买菜，只是随意遛弯儿。看见一个小姑娘卖草莓。她也是蹲在地上，草莓放在她身边一个浅浅的小竹篮里。草莓个头儿非常小，我还没见过这样小的草莓，小得像一粒粒的红珍珠。每一粒草莓都带有绿蒂，绿得格外鲜嫩，像特意镶嵌上去的一片片翡翠叶，让每一粒草莓都那么的玲珑剔透。

我蹲下来，挑草莓，小姑娘不说话，微微笑着望着我。那草莓非常好吃，不仅很甜，关键是有难得的草莓味儿。将近40年过去了，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小那么好吃的草莓。不知怎么，每次一吃草莓，总会忍不住想起那次在无锡小市上吃的草莓，想起那个小姑娘。

前两天读《剑南诗稿》，看到这样一句：“小市奴归得早蔬。”便又想起那年无锡春天，小市晨归得草莓。如今，无锡真是变化太大，心想，草莓还是能够买到的，不过，不是在小市，而是要到超市了；不是在小姑娘的小竹篮里，而是包装齐整的塑料盒里了。

蠡湖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我多次到无锡。每一次，最爱去的地方，是蠡园。这里有范蠡和西施的传说，一个归隐江湖，一个舍生取义；一个在事后，一个在事中；都是人生重要的节点，纵使世事沧桑，再如何春秋演绎，千古如此。

关键这里还有一个蠡湖。和在鼋头渚看太湖相比，因为没有那些多有的亭台楼阁和花草树木点缀（记得那时湖岸边也没有围栏杆），这里更为开阔而平坦，也平静，无风的时候，湖面波平如镜，一望无际，感觉比太湖还要大。

更关键的是，从蠡湖坐船可以到梅园。船是农家小船，一叶扁舟，木橹轻摇，欸乃有声，荡起一圈圈轻轻的涟漪，连接着水天相连的远处。真觉得当年范蠡携西施泛舟而去，就是这样的样子，乘着这样的小木船，消失在烟波浩渺中。

站在船头摇橹的，是当地的农人夫妇。小船上，只坐着我一个游人。湖面上，荡漾着他们两人的影子，寂然无声，只有摇橹的水声和习习的风声。

那时候，我正读应修人、潘漠华和郑振铎的小诗。当天回到住所，模仿着他们的诗，写下这样两行——

摇橹夫的影子落在蠡湖上
你自己已把它摇碎了

如今，蠡湖依旧，烟波浩渺，但这样的农家小船没有了，摇橹的影子，早就碎了，化作湖面荡漾的涟漪。

阿炳

如今，阿炳成了一个传奇。或者说，成了一个传说。

对于无锡，阿炳不可或缺。为他建一座故居，有些难度。因为当年阿炳穷困潦倒，他住的只是破旧的土屋。如果仅仅是几间这样的土屋做故居，似乎有点儿不像话。如今的故居，土屋背后的雷尊殿旧址，辟为展览馆，又从别处移来一座年代久远的老石牌坊，立在土屋一侧，四周种植花草。有了彼此的依托，故居斑驳的土墙，便显得不那么寒促，而是有些沧桑了。

更何况，故居外面是新开辟的广场，被命名为“二泉映月”广场，广场上，借用老图书馆楼作为背景，立有雕塑家钱绍武创作的阿炳雕像。这尊阿炳垂头躬身满拉琴弓的雕塑，很给阿炳提气，一甩潦倒气象。这样由几间土屋连带展览馆石牌坊和花木掩映院落故居，再进而扩展到轩豁的广场，完成了阿炳的彻底翻身解放。

总觉得在故居破旧土屋里，循环播放的《二泉映月》二胡曲，更能让我依稀看到阿炳的影子。无形的音乐，

比一切有形的东西更伟岸，如水蔓延而无所不在。

松花饼

我是第一次吃松花饼。在无锡的太湖之滨，一家农家乐，夫妻店。

是前些日子，春末时分，晚樱未落，茶花将残，小店窗外便是太湖，波光潋滟，奔涌至窗前。仿佛这一切景象，都是为衬托松花饼隆重出场的背景，犹如戏曲里的锣鼓点后主角粉墨登场的亮相。

店家女主人，推荐了这款松花饼，说是时令食品，只在这时候有，过季就吃不着了。吃过云南的玫瑰鲜花饼、洛阳的牡丹鲜花饼，也吃过苏州的酒酿饼，还吃过北京的藤萝饼，都是时令食品。过去人们遵从古训“不时不食”，讲究吃食与节令密切相关，如今这样的传统大面积保留下来的，只有端午的粽子、中秋的月饼、正月十五的元宵了，民间曾经流行的时令小吃，断档的很多。

松花饼端上来了，一个硕大的碟子上，只是托着圆圆的一小块。上面覆盖着一层比柠檬黄更深也更明亮的黄色，绒乎乎的，像小油鸡身上新生的黄绒毛，似乎轻风一吹，就能如蒲公英一样被吹散，格外惹人怜爱。

这便是松花了。尝了一口，比起鲜花饼、酒酿饼和藤萝饼，没有一点点的甜味，是一股清新的味道，是雨后早晨松树散发出的味道，并不撩人，不仔細闻，几乎嗅不到，入口却绵软即化。

以前，以为松树不开花，其实是开花的，只是花很小，很快就会落满一地。做松花饼，最难是收集这些细碎的松花，需要把松花晾干，再碾碎成粉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最怕的是松花变色，而且，最容易变色，必须时刻盯着松花，不停通风阴凉翻晾，才能始终保持明亮如金。

松花下面包裹的是黑米，这是一种糯米，经过一种特殊黑草叶的熏陶，浑身黑如乌金，米香中带有草木的清香。这种黑米，我吃过，也和松花结合在一起，第一次吃。这是一种奇妙的组合，一个来自树，一个来自草，两种颜色，两种味道，先在视觉后在味觉中打破，翻了两个跟头，呈现在你的胃里。想想，有点儿像西餐里的双色蛋糕，也有点儿像双色的鸳鸯茉莉花，或者，像钢琴上的双人联弹。

当然，得有个重要的背景，便是无锡碧波荡漾的太湖。

四时荷韵

□ 李琳

小荷初露人欣喜，又到赏荷的时节了。

家附近的公园以竹与荷闻名。新篁葱翠，老竹苍黛，一年四季皆是绿意。一过芒种，第一枝新荷探出尖角，偌大的荷塘欣欣然成为公园的主角。等至大暑，烈日炎炎，急盼一场骤雨。待雨过天晴，穿上青绿色长裙，将头发挽起，穿过烟柳蝉鸣，来到荷塘边，领略“风蒲猎猎小池塘，过雨荷花满院香”的清新。再乘上小船，去往荷塘深处。碧绿的荷叶，轻轻托起一团团雪白、藕合、粉绯与细黄。风吹荷塘，传来絮絮低语，田田荷叶，水佩风裳，是世间少有的婀娜。

我最是敬佩古人的想象力。唐人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，早在魏晋时期，就有人发明了“碧筒饮”——采摘新鲜荷叶为“荷盏”，将叶心与叶茎之间刺破连通，酒从荷盏经荷茎流入口中，“酒味杂莲气，香冷胜于冰”。

还有莲花茶，据说由元代画家倪瓒创制。清晨摘来将开未开的莲花，以花心藏茶，用天然麻绳轻轻绑扎，朝露滋养，静待一夜，让茶叶缓慢深入地吸收花香。次日取之泡饮，茶韵中融入荷香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我虽未品尝过这样的花茶，可荷塘边刚好有一家茶轩。点一杯西湖龙井，倚栏而坐。脚下荷花轻展笑靥，吐露鹅黄的花蕊。清风掠过荷塘，携带着茶的甘醇与荷花的清甜，两者在空气中交织缠绵。仅是这缕缕袭人的香气，便足以让人心旷神怡。

诗人最是爱荷。在常州任职的杨万里，与一株刚探出水面的小荷偶遇。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杨万里体悟到随性而发的真意。同样是遇新荷，周邦彦则是

另一种心境：“梅雨霏，暑风和，高柳乱蝉多。小园台榭远池波，鱼戏动新荷。”试想，雨过天霁，躺在一处阴凉下，手摇羽扇，望着水中鱼儿嬉戏，搅动了新荷，多么惬意自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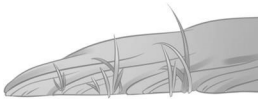
待暑气退却，绵绵秋雨袭来，夜晚躺在床上听雨打枯荷，却是另一番意境。于是漂泊异乡的李商隐写道：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这个“留”字使得真好。借宿的旅人夜半醒来，听得淅沥秋雨落在荷叶上，发出错落有致的声响。夜深空寂，这声音格外动人，好像要替诗人将心中的孤独一并宣泄出去似的。《红楼梦》里，林黛玉虽不喜李商隐的诗，却独爱这一句，并把“枯荷”改成了“残荷”，或许是有同样的愁绪吧。

我爱新荷的清新，也爱残荷的凄美。在亭亭华盖般丰茂的岁月里，我爱上“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”的肆意。如今步入中年，更加懂得荷花四时之美。读许冬林的散文，她喜欢金农画笔下的霜荷，在接天莲叶无穷碧中，竟然已经有一两片叶子起了霜。这是画家精神世界的霜。画出霜气，定要“有浩浩大半生的风烟岁月作底子”。待霜白露冷、芳华散尽，只留下光秃秃的莲蓬和几片荷叶散落在暮气沉沉的荷塘，迎接那种即将沉入水底的苍凉。此时，若依然能站在塘边，与残荷欣然作别，这是胆气，也是禅意。

若喜赏插花，不妨买几枝挺拔的鲜莲蓬，寻一处阴凉通风的地方，将其倒挂风干。历时月余，静候那翠绿渐渐转为灰绿再到沉稳的褐，水分殆尽之时，一束干瘪却韵味十足的莲蓬便制作完成。将其置于案头，便是跨越季节的信物。即使在大雪纷飞的夜晚，也能忆起夏日荷塘的绚烂，想象那些深埋淤泥的种子，正蓄势待春，静候新夏的盛放。

缘溪行

□ 路来森



夏日，快意事之一：缘溪行。溪，水不大，极清澈。溪，要弯曲，如蛇蜿蜒。溪岸有树，最好是垂柳，不宜过密，疏疏落落，有层次感。水边有草，水草丰茂，绒绒可爱。

一个人，缘溪而行，在早晨、黄昏，或者朗月下，都好。

缘溪行。踢踢踏踏，踩过水边草丛。草深，草密，草花开。人行草丛中，脚下发出轻微的唰唰声，如喃喃私语。草柔软、丝滑，衣袂掠过，脚下绿了，裤脚绿了，草香沁人心脾，连一颗心也被娇染得香香的。

树上有蝉，啾然蝉鸣，如阵雨飘洒，禁不住举首仰望：柳树枝叶上，晴光浮漾，散发出青碧熠熠的光。蝉声，便是这晴光里盛放的花。细细品味，你会觉得溪岸边的蝉鸣声，似乎格外清脆、响亮，带着一份特别湿润的流韵。

想来，一定是这清澈的溪水，润泽了蝉鼓动的鸣唱。

走得累了，不妨停下来。在岸坡的青草上、柳树下，躺一阵。身边，是青草，是草花；头顶，是柳树，是青天；脚下，则是潺潺流动的溪水。这样的环境，真是一种诗意的存在，一种浪漫的存在。

你被青草香包围着，被草花香萦绕着，你是大自然一赤子。仰脸看着头顶上的柳树，看鸣蝉在柳枝上蠕蠕而动，看青天一片、一隙，一些细小而美好的事物，让你怦然心动，亦是一份美好。

不想躺下，不妨在水边站一会儿，或者蹲一阵。你可以静心观水，看溪水哗哗而下，清响如歌，波泛如舞。水极清澈，水底砾石，历历在目，快人心意。一些水草，被流水冲洗着，拉成一缕一缕，似牵连不断的思念，让你神思悠然。

水中有鱼，不大，多为鲈鱼。似麦穗，扁平的身体，长长的，脊背鳞红，阳光下，灼灼闪光。它们总是成群出现，一群一群，浮游环绕，灵动

极了，也快活极了。情不自禁，你会想到柳宗元《小石潭记》中的那句话：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。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，佴然不动；俶尔远逝，往来翕忽，似与游者相乐。”此虽溪，而非“潭”，但其情致，却是庶几乎近之也。情不自禁，你也许还会想起庄子与惠子的“鱼乐之争”：庄子曰：“鲈鱼出游从容，是鱼之乐也。”惠子曰：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庄子曰：“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”惠子，到底是有点“我执”，他不知，庄子的“鱼之乐”，其实就是“人之乐”，庄子是把“人之乐”投射到“鱼之乐”上了。

执于格物明理，有时候，就失去了一份生命的浪漫。

朗月的晚间，你缘溪行，当别有一份情致。

天，不再燥热。尤其是在溪岸边，溪水吸收了白天的热量，缘溪行，扑面而来的，就是一份凉爽，一份清清爽爽的凉爽。青草湿湿的味道，更浓了。花香馥郁，清芬如水，在流淌，在弥漫。

神清气爽，你顺着溪流放眼望去，一条弯曲的小溪，竟然成了一条月光的河流，明晃晃，溢着耀眼的银光。除了眺望，这时，你最好学会倾听：倾听一条小溪潺潺的流淌声，月下窃窃，如私语；倾听一溪蛙鸣，此起彼伏，遥相呼应，是月下最响亮的歌；倾听草丛中唧唧的蟋蟀鸣叫声，相对于蛙鸣，这就是一种低吟，在如此月光下，生发出一份幽悄的情味；月光太亮，偶或，蝉也会霍然而鸣，一阵响过，戛然而止，重新把这个月夜送入幽静之中，也是一份别样的感受。

水中，鱼儿觅食，唼喋有声。那声音太小，你得用心去听……

缘溪行，一次行走，就是一次洗涤和净化。在这个夏日里，你的内心，就会多一份清澈，多一份明亮，多一份灵动和活力。你的胸中，就会储下一腔滋润，使你的心灵，永葆鲜活。